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 西洋史学史

何炳松 著

迄今之世，历史本身无传之者。世间其他事物，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几皆有历史，而以政治为尤甚。然在最近数年前，除极少数备学生所用之书外，历史本身之故事始终未尝有人为之叙述者。……盖即「史学史」一语亦尚未为一般人所了解，以为此等问题唯大学中或有余兴可一为之，普通人士则初无暇耳。殊不知此乃人类历史极重要之一部分，吾人欲评论其他，不可不先了解此一部分也。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 西洋史学史

何炳松 著

岳麓书社·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洋史学史/何炳松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1.11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733-4

I. ①西... II. ①何... III. ①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2420 号

XIYANG SHIXUE SHI

## 西洋史学史

作者:何炳松

责任编辑:曾倩 吕清

封面设计: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960×640 1/16

印张:16.25

印数:1—5000

ISBN 978-7-80761-733-4/G·1037

定价:23.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 译者序

译者窃不自量，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力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译者近来所以有编译《西洋史学丛书》之计画，其故盖即在此。

译者抱此宏愿业已数载于兹，终以谋生未遑，无从下手。四年之前，译者曾一时掌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无意中得一史学同志郭斌佳君其人。郭君本好学深思之士，自愿于课余之暇以全力臂助，译者从事于西洋史学之介绍。译者闻之不禁大喜过望，遂与之合译此新出之名著，盖已费时一载矣。

今春郭君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助教，因得与北方罗志希、朱逊先诸史学前辈游，学业益进，不日且将负笈北美以求深造。半年以来，彼仍辅助译者翻译古赤氏《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至今亦已译成过半，不期年当可脱稿。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画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

此书原作文字精深，见解卓越，迻译工作，颇觉困难。译者虽曾再四推敲，谬误仍恐不免，尚望览者有以纠正之。译文清样曾承友人向觉明君校读一过。向君精于中外史学，译者曾请其代为作一导言，将中西史学发展之陈迹作一比较之研究，以便读者。不幸向君因母丧回籍，终未能命笔也。译者与郭君既均无暇及此，则唯有俟诸异日再请向君践约耳。兹当此书出版之际，辄将迻译始末琐赘陈以代弁言焉。

何炳松。 一八八七

# 目 录

译者序 .....	1
-----------	---

## 第一编 导 言

第一章 历史之定义与范围 .....	3
第二章 神话与旧闻之先史 .....	12
第三章 书籍与文字 .....	22
第四章 时间之计量 .....	30
第五章 埃及之纪年史 .....	39
第六章 巴比仑亚述与波斯之记载 .....	49

## 第二编 犹太史

第七章 历史观之旧约全书 .....	61
第八章 摩西五经 .....	65
第九章 旧约中其余史书 .....	72
第十章 经典之构成 .....	80
第十一章 非圣经文学与约西弗 .....	84



### 第三编 希腊史

第十二章	自荷马至希罗多德 .....	97
第十三章	希罗多德 .....	108
第十四章	修昔的底斯 .....	119
第十五章	修辞与博学 .....	130
第十六章	波里比阿 .....	137
第十七章	后来之希腊史家 .....	145

### 第四编 罗马史

第十八章	罗马之历史演说与诗 .....	155
第十九章	罗马纪年史家与初年诸史家 .....	166
第二十章	发禄恺撒与萨拉斯特 .....	174
第二十一章	李 维 .....	182
第二十二章	塔西佗 .....	189
第二十三章	自斯韦托尼阿至安密亚那斯·马塞立那斯 .....	199

### 第五编 基督教与历史

第二十四章	新纪元 .....	205
第二十五章	玄谈与柯利振之贡献 .....	212
第二十六章	年代学与宗教历史攸栖比阿斯 .....	219

### 附录 中古及近代史学

第二十七章	历史之解释 .....	231
后 记	.....	249

# 第一编 导 言



# 第一章 历史之定义与范围

迄今之世，历史本身无传之者。世间其他事物，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几皆有历史，而以政治为尤甚。然在最近数年前，除极少数备学生所用之书外，历史本身之故事始终未尝有人为之叙述者。史神（Clio）虽系文艺女神（Muses）中之先进，然只知勤于记他人之过去，而忘却自身之过去，读者对于此点亦显然漠视而不之问。盖即“史学史”一语亦尚未为一般人所了解，以为此等问题唯大学中或有余兴可一为之，普通人士则初无暇晷。殊不知此乃人类历史极重要之一部分，吾人欲评论其他，不可不先了解此一部分也。

此种情形之由来恐即如以上所云。史神系一文艺女神，故普通多视历史为文学之一支。历史家每被推为大文豪或富于建设想像之大家，列之于诗家戏剧家之林，初不以历史家本身本具有特殊之艺术与科学也。世人之研究修昔的（Thucydides）之著作也，其目的在乎希腊文，研究李维（Livy）之著作也，其目的在乎拉丁文。书目之中，史家喀莱尔（Carlyle）与美术文豪纳斯钦（Ruskin）并列。古今来亦尝有大家为历史考证之学矣，且亦有局部之精深研究。然若视历史为一种文学，

则历史自身之史终不能成，盖追溯往古虽系艺术实亦一种科学也。

是以史学史之为物虽欲引起一般史家之注意，亦必待合于科学方法之历史考订学兴起而后可。除少数考订家外注意于此者当然甚寡。自来史学史皆蒙“史学”（Historiography）之名，其为世人所厌者久矣。直至今日史学方为研究院中正式训练之一部分。然所有成绩大体属诸研究之技术方面。故往往缺少艳丽之文字及丰富之想像，不足以引人入胜；且除专家以外亦鲜有知此类著作之存在也。

然史学史无须求人注意而应受人之注意。历史包含艺术科学哲学等，为人类利害关系中之最早而且最广者。过去时代在巴比伦（Babylon）或罗马（Rome）视之作何印象？时间之初次发现及以年月标明过去时代究在何时，并用何法？何种游行之希腊人始携归埃及与东方之古代智识，然后以之考订荷马旧闻（Homeric legend）而因之创造历史？宗教如何摧残科学与科学如何摧残宗教？恃何种神妙使久已失传之古代仍能恢复其原状，使今日能借希罗多德（Herodotus）之古代事迹以考订其书，以李维或塔西佗（Tacitus）所行走之街道下掘得之古物更正其记载？凡此皆不仅传奇或文学而已。盖史学史者专讲深映之记忆力与科学方面之好奇心，足以衡量社会意识与理智生活者也。

兹请先论历史之意义。史之一字其义有二。一为事迹之记载，一为事迹之本身。例如克林威尔（Cromwell）未尝撰述一行之历史，而吾人每称之为历史制造者。吾人甚至谓史家所记载者为君主及政治家所产生之历史。在此二例中，所谓历史显然不指记载而指事物之待人为之记载者而言。同一名词可指研究之对象亦可指研究之本体。此种混乱实为不幸。吾人已知社会学所研究者为社会，生物学所研究者为生命，独历史所研究者仍属历史，几近舞文弄墨矣。

二种意义之中其广大者较为新起。古人不知事与人虽无人为之记载，而本性自属历史。彼辈所谓历史，专指研究与记载而言，而非应当研究应当记载之人事。称各种现象为历史盖现代事耳。一民族之历史本

指史家之搜索与记述而言，并非指一民族之演化。本指研究此题之著作而非题目之本身。以沿革言以理论言，此种解法较为准确。盖万物本身并无史性。故事之能保存，方法凡二：一为使之永远沿存于现世——如制度、艺术、科学等——均不受时间之限制而无远弗届者也。一为用想像力为之重行建设，史家专职即在于此。

吾人如欲澈底明了史学史，对于此种区别务必辨明。此处所谓历史，只取其原有之意义，专指已著成之历史而言。吾人所研究者为历史家及其方法器具与问题等，而非所谓“历史制造者”，亦非战争宪法及其他史迹也。盖吾侪所注意者为历史家处置事迹之方而非事迹本身也。

历史之广义解释，普通指曾有之事而言，此义须略加讨论。历史之为物其能将一切曾有之事包举无遗耶？假使如此，必包含万有而后可，盖据近代科学所示，天地万物无一日不在变化之中也。此种变化不仅限于生活现象而已。并且旁及物质，范围之大莫可究诘。自变形虫与甲壳鱼以至人类之一部演化史，吾人现正从地层岩石中窥得其梗概者，实仅沧海之一粟耳。岩石固保有历史之遗迹，即其本身亦具有历史。要之历史而囊括万物，则必自最初星球之成形始，固不待一世纪前科学昌明考订精详而后方有历史之可言也。

然此种历史之考订，非史家之事，乃自然科学家之功。物质之解析足以阐明化学原子构造各种现象之理，或研究与原子关系最密之电子，吾人若视此种工作为历史之一支，固无可。然此非史家之所谓历史也。史家既恍然于知识范围之浩博，故不得不于学海中择其极小部分以为己任。史家果能深知际此各科学家分工以谋解决自然程序之神秘之候，其一己之地位为何，实为美事。盖史家一旦明了此种程序之后，即不敢再用旧法以应付其旧日之事业也。配景为之一变，价值标准亦与昔不同，而人生与世界之组合亦不能不加以重新之建设，而以一己之工作参入其中。彼虽自知其眼光不免限于一部分，然决不因此而失其效力。实则欲将其工作参入此种广大计画之中，非先具有更大之效力不可。果

能与众合作，其事业必日益发达而不至于衰堕。史家虽自知决不能了解科学之渊源或追溯其历史，然科学之配景实足以感动史家之心灵。至于科学渊源及其历史之研究固科学家所有事也。若科学上各种现象之性质为科学家所解得，则科学家之历史态度亦将与日俱增。物理化学之历史已由天文学家任之，旧日之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已成为地质学家及生物学家分内之所有事。科学家与史家之关系日渐直接而密切。故就著作与影响而论，世人多称达尔文（Darwin）为最伟大之史家，固非无根之谈也。

然假使客观之历史既不能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则试问其所涵者究有几许。吾人对于此问之答覆视各个史家之观察点而异。例如历史一词以人类事物为限，此固众无异辞者也。然究其实际则历史之为义殆不能如此之狭。因人类之身心属于动物世界并有种种前因之远在人类范围之外者，同时人生之天然环境，如食料，气候，居住等，亦复为人类史中之一部分也。如吾人更进而以此词专指人类之一种活动如政治等，则极重要之人类精神上之表示亦将屏而不谈，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工程，教育，科学或哲学等，势必见斥。然则盍以人类之过去尽行纳入历史范围中以免烦恼耶？

吾人若以一切过去纳入历史范围中，其必要限制仅有一种。即须以历史眼光视过去是也，换言之，过去之事迹须视为社会发展程序中之一部分，不可目为孤立之事实。盖历史事实者用以组成古今来连绵不绝之相互关系一部也，此相互关系为何，即时间（Time）是已。

此仍属客观之解释，为史家自有之范围。然若详察吾人上述之定义，即知吾人所讨论之历史一词，其意义已较寻常为近真，即史家之工作是也，盖已指吾人对于事实所取之态度用以判决该事实是否属于历史而言矣。然则曷谓历史之态度？所谓历史之态度，在于看清此事与他事在空间（Space）及时间（Time）上相互之关系。例如传记之能将个人置诸社会配景中者，乃得称为历史，若仅述一人一生之事迹，即非历史

矣。传记所述者或系清寂孤独之豪侠，或足以代表古今来一般人类之人物。然两者皆缺乏历史眼光，不可谓史，盖个人而欲加入事物嬗递潮流（即时间）之中，非与其社会连络不为功也。又如以研究一般农人生活之目光研究任何农人在岁时循环无已中之生活，其缺乏时间关系不啻与研究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心理同。反之，若新英格兰之农民及依利萨伯时代之莎士比亚（Elizabethan Shakespeare），即牵入历史范围之内，因吾人就其社会配景中而研究之，而社会者时间之储藏器，求为人事变化之反映者也。

测验传记之法亦可用之于古物学上之研究。盖过去之事未必尽属历史。实则当古物学家提出各种孤立材料供吾人之观察时，陈列于吾人之前者已失其历史之性质。盖历史事迹亦犹历史人物之行状然，决不能单独存在，乃程序中之一部分而其重要之意义则实寓于其活动之中也。古物学家仅于大事变迁之机器中保留其机器之一部分，而史家则须善为整理，重使运行，庶可窥见其变化程序之大端焉。

合乎本意之历史实始自希腊人。其所制史诗（Epic）纯粹为艺术上之创作，早已雄冠全球。而希腊人之想像力于此能使过去事物迟缓演化之迹发生动力，此实最初历史得以成立之条件也。旋由韵文而转入散文，以清明自制之态度开始考订相传之旧闻而辨其虚实。就吾人所知，在纪元前六世纪以前，未有抱不信之心而敢将往古之事分类条列者。迨希腊人持此革命态度以研究过去传说之真伪以后，科学精神始贯入说书之一种艺术中。含有真意之历史实合此二者而成者也。

历史一词之由来始于此辈六世纪时之爱奥尼亚人（Ionians），用以指其研究所得者也。其意非指故事之讲述，而指知识与真理之搜求。历史之于此辈，犹哲学之于后世雅典人（Athenians），或科学之于吾侪。史家者考订之研究家也。希罗多德不仅以传诵记叙见长，并亦善于推究与探讨，而其生平之推究即为爱奥尼亚语中之历史。唯希罗多德并云历史一词亦可用以表明其搜求所得之故事，所谓搜求所得之故事者，当然



非凭空臆造之故事，乃指彼辈探讨家所讲之故事也。迄亚理斯多德（Aristotle）与后世波里比阿（Polybius）之时，历史一词始移用以指历史上之著作，而不指著作前之搜求。自波里比阿以迄今兹，历史（拉丁文称 *historia*）与文学初无区别。垂至今日，研求科学者始离文学而趋向实学，舍著述而专重事实之发见，学者遂于无意中回向古希腊希罗多德以前所目为历史者从而研究之（当希罗多德时距科学发达甚远，断非所能梦想及之也），此种无意获得之现象洵学术界中一佳话也已。

历史既具有二个方面——其一起自爱奥尼亚，其二须追溯至天地初开之时——著述历史者每被其炫惑。历史本包含艺术与科学两种原质者，而世之历史家每欲证明历史之究系科学或系艺术，此点须待后章详论艺术与科学关系时再讲之。唯为易于明白起见，特于讲此问题之前，先将吾人之主题分而为二：即搜求（科学）与记述（艺术）是也。

历史划分为科学与艺术之后，二者遂异轨而驰。艺术观之历史，与他种艺术同时并兴，大都为想像力与文辞之创作品，专恃辞令之动人，描写之艳丽，情致之浓厚，雄伟娴雅，与夫高尚之情感，或雄壮之辩才。言论往往偏袒失真，如喀莱尔之描写法国革命是也；用情太深每易乖离真理，如夫鲁德所著《亨利第八》（*Froude's Henry VIII*）或马可梨所著《英国史》（*Macaulay's History of England*）是也；即以吉本（*Gibbon*）具良史之才，因求文章之华丽，亦失事实之真相；米细勒（*Michelet*）擅长文笔，亦有过犹不及之患。惟在艺术观之历史记事中，纵不务真，要皆洋洋大观，推为文章之上乘者也。事实上历史中之艺术适与科学相背。凡文学家称雄之地，对于考订史料之兴趣，必不如其注意文情之生动为多。史家之文章愈工，则其考订之工夫即愈少。此虽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已足使科学化之史家永久怀疑文学家之撰述矣。文学家之对考订家虽常藐视之以为缺少史家应具之透视力，然史家之此种怀疑态度确有提醒文学家之效能。而纵观双方之主张均各有其相当之理由。善搜考者往往不精于艺术，且描写过去事迹，无深情盛气足以使历史具生动之观，故